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五十四

穎濱先生

論

商君

解牛之技耻於屠狗禦人之盜耻於穿窬衛鞅有帝王之術而肯以疆國之事說孝公平蓋鞅之志本於疆國而已恐孝公之不能用是以極言其上以要之耳鄭子華欲以鄭爲市於齊管仲不受而諸侯歸之鞅欺公子卬以取魏河西利之所在無所復顧鞅而知帝王之術其肯爲此哉古之制刑輕重必與事麗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故人雖死而無憾今鞅使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賦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爲收孥刑之輕重豈復與事麗哉其後始皇之世有子而嫁者有刑夫爲寄猥者殺之無罪妻爲逃嫁者子不得毋法皆與情不應至於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其端皆自鞅發之然鞅之死

至於車裂而李斯之死至具五刑皆被赤族之禍天之報人豈誣也哉

蘇秦

秦疆而諸侯弱游談之士為橫者易為功為從者難為力然而從成則諸侯利而秦病橫成則秦帝而諸侯虜要之二者皆出於權譎而從為愈歟蘇秦本說秦為橫不合而激於燕趙甘心於其所難為之期年歃血於洹水之上可不謂能乎然口血未乾犀首一出而齊趙背盟從約皆破蓋諸侯異心譬如連雞不能俱棲勢固然矣而太史公以為約書入秦秦人為之閉函谷者十五年此說客之浮語而太史公信之過矣

張儀

戰國之為從橫者皆傾危反覆之士也然而汙賤無耻莫如張儀而其成功莫如儀之多儀之未信於楚也辭而之晉謂懷王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楚產也吾何求於晉儀曰王獨不好色乎周鄭之女粉白黛黑立於衢間不知而見者以為神也王獨不好色耳王悅資之珠玉而遣之南后鄭袖聞而憂之奉之以千金儀將行謂王曰天下關閉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觴臣中飲儀請王召所便習王召鄭袖儀見之詭請罪曰儀行天下未嘗見人如此其美也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與后大喜而儀言得行儀之所以求用者其術至此所以言必信而功多也可不悲乎

樗里子 甘茂

蘇秦為諸侯弱秦而張儀為秦弱諸侯其說猶可言也如樗里疾公孫奭黨於韓甘茂黨於魏向壽黨於楚皆借秦之疆以搖動諸侯而成其私民生其間其受害可勝言乎今世雖無戰國相傾之勢然士居其間其以喜怒成敗天下事者多矣人主誠能得其情其罪可勝誅乎

穰侯

秦誅商君逐穰侯君臣皆失之矣彼二子者知得而不知喪雖智能

伯秦而不能免其身蓋無足言者而惠王以怨誅鞅至誣以叛逆昭
王以逼遷并至出老母逐弱弟而不顧甚矣其少恩也彼公子虔方
欲報怨固不暇為國慮矣而范雎欲毀人以自成而至於是可畏也
哉

白起

予嘗讀太史公白起傳秦之再攻邯鄲也起與范雎有怨稱病不行
以亡其軀慨然歎曰起以武夫無所屈信而困於遊談之士使起勉
彊一行兵未必敗而免於死矣及讀戰國策觀起自陳成敗之蹟乃
知邯鄲決不可再攻而起非特以怨不行蓋為之流涕也趙充國征
西羌守便宜不肯奉詔出兵辛武賢雖兵出有功充國竟為漢宣明
其非是武賢怨之至骨雖不能害充國而卒陷其子邛嗚呼循道而
不阿自古而難之歟

王翦

王翦與始皇議滅楚非六十萬不行予始疑其過及觀田單與趙奢
論兵乃知老將之言不妄也趙以齊田單為相單語趙奢曰非五不
說將軍之兵法所不服者將軍之用衆也帝王之兵不過三萬而天
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而後用之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
賃不可給也奢曰君非徒不達兵又不明時勢矣吳干之劍肉試則
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匝薄之柱上而擊之則絕為三質之石上而擊
之則碎為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疆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類也且
夫劍之為用無脊之厚則鋒不入無髀之薄則刃不斷無鈞罈罈蒙
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今君無十萬二十萬之衆以為
鈞罈罈蒙須之便焉能以三萬行於天下千古者四海萬國城大不
過三百丈人雖多無過三千家則以三萬拒之足矣今取古萬國分
為戰國七兵能具數十萬食能支數歲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
君柰何以三萬眾攻之田單喟然歎息曰單未至也由此觀之攻千
里之城毀百年之業不乘大隙非大眾不可彼決機兩陣之間為一
日成敗之計乃可以少擊衆耳

孟嘗君

戰國以詐力相侵伐二百餘年兵出未嘗有名秦昭王欺楚懷王而囚之要之以割地諸侯孰視無敢以一言問秦者惟田文免相於秦幾不得脫歸而怨之乃借楚為名與韓魏伐秦兵至函谷秦人震恐割地以與韓魏僅乃得免自山東難秦未有若此其壯者也夫兵直為壯曲為老有名之兵誰能禦之使田文能奮其威則是役也齊可以伯惜其聽蘇代之計臨函谷而無攻以求楚東國而出師之名索然以盡東國既不可得而懷王卒死於秦由此觀之秦惟不過威文是以橫行而莫之制耳豈有大義而屈於不義者哉

平原君

趙勝傾身下士以竊一時之聲可耳至於為國計慮勝不知也趙欲拒燕有廉頗趙奢不能用而割地與齊以借田單知單之賢而不知其不為趙用也及韓馮亭以上黨嫁禍於趙趙豹明其不可而勝貪取之長平之禍成於勝一言此皆貴公子不知務之禍也乃欲使之

相危國拒疆秦難矣哉

魏公子

魏公子始用侯嬴之計盜兵符殺晉鄙而奪其軍擊秦以全趙成威文之功矣然兄弟自是相失十年不敢還魏幾無以安其身殆哉其後秦兵攻魏無忌無還魏之心毛薛甚之翻然而歸合諸侯破秦軍使宗廟復安兄弟如故然後得名因以立於世蓋無忌之名發於侯生而全於毛薛侯生之奇毛薛之正廢一不可而正之所全者多矣

春申君

黃歇相楚王患王無子而以已子盜為其後雖使聽朱英殺李園終擅楚國亦將不免大咎何以言之秦楚立國僅千歲矣無功於民而獲罪於天天以不韋歇陰亂其嗣而與之俱斃豈區區朱英所能為哉不然以黃歇之智而朱英之言獨無繫於中乎

范雎

蔡澤

范雎相秦其所以利秦者少而害秦者多以魏冉之專忘其舊勲而

逐之可也而并逐宣太后使昭王以子絕母不已甚乎宣太后之於秦非有鄭武姜莊襄后之惡也鄭武姜莊襄后猶不可絕而雖勇絕之獨不媿穎考叔茅焦乎及睢任秦事殺白起而用王稽鄭安平使民怨於內兵折於外曾不若魏冉之一二以予觀之范雎蔡澤自爲身謀取卿相可耳未見有益於秦也

樂毅

梁惠王拔趙邯鄲而齊宣王敗之馬陵虜其太子申齊湣王滅宋而五國伐齊湣王出死於莒何者無德而有功諸侯之所共疾兵之招也故非有功之難而有以保其功之難耳樂毅爲燕合諸侯破齊殺湣王舉全齊之富而歸之燕徇齊五年下齊七十餘城惟莒即墨未服兵久於外而燕人無怨心諸侯無異議其所以鎮撫內外必有道矣湣王之暴神人之所共棄而伐齊之利諸侯之所共有此固毅之本計歟至與莒即墨相持田單拒之五年而不決此非戰之罪勇智相敵勢固然耳廉頗拒王齧於長平司馬懿拒諸葛亮於岐山智均

力敵雖有小負莫肯先決而要之以久使毅不遭惠王之隙以燕齊之衆而臨二城磨以歲月雖田單之智將何能爲乎其勢如燕將之守聊愈久而愈困耳至夏侯玄不達兵勢以謂毅不下二城將以成王者之業此書生之論非其實也

藺相如 廉頗 李牧

藺相如非戰國之士也以死行義不屈於彊秦以禮爲國不較於廉頗其處剛柔進退之際頗類學道者使居平世可以爲大臣矣非戰國之士也廉頗李牧皆以將亡之趙抗方興之秦其爲力艱矣卒以用捨爲趙之存亡趙能用之而不能終悲夫

田單

樂毅以全燕之兵兼彊齊之衆樓田單於即墨諸侯之救不至使天詐燕昭王不死樂毅不亡田單雖智要之歲月兵殘食盡齊之亡可立而待也然單兵不滿萬人堅守二城以抗百倍之師相持五年而無可乘之隙遷延稽故以須天命之復可不謂智過人哉

屈原

漢賈誼爲長沙傳過汨羅爲賦以弔屈原曰歷九州而相君何必懷此故都誼之言或一道也而非原志原楚同姓不忍棄其君而之四方而誼教之以孔子孟軻歷聘諸侯以求行道勢必不從矣柳下惠爲士師三黜而不去曰直道而事人何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惜乎屈原廉直而不知道殉節以死然後爲快此所以未合於聖人耳使原如柳下惠用之則行捨之則藏終身於楚優游以卒歲庶幾乎其志也哉

虞卿

游說之士皆歷詆諸侯以左右罔其利獨虞卿始終事趙專持從說其言前後可考無翻覆之病觀其赴魏齊之急捐相印棄萬戶侯而不顧此固義俠之士非說客也哉然太史公記虞卿與趙謀事皆秦破長平後而卿爲魏齊棄相印走大梁則前此矣意者魏齊死卿自梁還復相趙而大史公失不言之耳

魯仲連

戰國游說之士非從即橫說行交合而寵祿附之故士不厭詭詐爭走於利魯仲連辯過秦儀氣凌鬚衍而從橫之利不入於口因事放言切中機會排難解紛如决潰隄不終日而成功逃避爵賞脫屣而去戰國以來一人而已矣

呂不韋

戰國惟秦楚燕爲故國取之非逆而守之則暴矣若三晉及齊皆以篡奪得之所以取守者皆非義也天方厭喪亂欲假手於秦而秦亦淫虐無以受之於是不韋乘釁納妾於子楚以亂其後六國未亡而嬴氏已先亡矣及至二世屠戮諸公子殆盡而後授首於劉項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不觀其微孰知其故哉

李斯

始皇以詐力兼天下志得意滿謹聞過失李斯燔詩書誦功德以成其氣至其晚節不可告語君老太子在外履危亂之機而莫敢以一

言合其父子之親者雖始皇之暴非斯養之不至此也及其事二世知趙高之姦復偷合取容使高勢已成天下已亂乃欲力諫不亦晚乎至於國破家滅非不幸也

蒙恬

蒙氏為秦吞滅諸侯其所殘暴多矣子孫以無罪戮死此天意也恬以長城之役竭民力斷地脉自知當死而毅以忠信事上自許無罪死而不厭夫偷合取容咎亞李斯此其所以不免者哉然始皇病於琅邪使毅還禱山川至于沙丘而崩使毅尚從則趙高李斯廢適之謀殆不能發嗚呼天之所廢人謀固無所復施耶

扁鵲

予於趙世家削簡子之夢黜扁鵲之說以為為國不可以語怪及扁鵲列傳則具載其說曰世或有是不足怪也蓋孔子作春秋非人事不書左氏所記鬼神變怪世所共傳者錄之無疑世有達者當辯此耳扁鵲見趙簡子齊威侯而中有號公之事號公之亡在春秋之初而趙簡子在春秋之末齊威侯復次其後或疑其說之妄然戰國之際

際薛亡久矣而孟嘗君稱薛公安知是時無號公者哉

刺客

專諸 豫讓 聶政 荊軻

周衰禮義不明而小人奮身以犯上相夸以為賢孔子疾之齊豹以衛司寇殺衛侯之兄縶蔡公孫翻以大夫弒其君申春秋皆以盜書而不名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太史公傳刺客凡五人皆豹翻之類耳而其稱之不容口失春秋之意矣獨豫讓為舊君報趙襄子有古復讎之義如荊軻刺秦始皇雖始皇以疆暴失天下心聞者快之要以盜賊乘人主不意法不可長也至曹沫之事予以左氏考之魯莊公十年沫始以謀干莊公公用之敗齊於長勺自是魯未嘗敗十三年而會齊侯于柯安得所謂三戰三敗沫以七首劫齊威求侵地者哉始公羊高采異說載沫事於春秋其後戰國游士多稱沫以為口實而實非也莊公之禦齊沫問所以戰以小惠小信不足恃惟忠為可以一戰沫蓋知義者也而肯以其身為刺客之用乎春秋宋楚盟

於城下齊魯盟于夾谷皆以要盟不書書平及會而已使沫信以七首劫威公得非要盟乎而春秋書公會齊侯盟于柯足以知其非要盟也是以削去曹沫而錄其四人然亦非所謂賢也

滑稽

優孟

西門豹

淳于髡

優旃

太史公傳滑稽三人褚先生一人皆以優笑有益於事故并錄之然西門豹古循吏非滑稽者也特以止河伯娶婦事發於俳故巧而捷是以載之滑稽而實非也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五十四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五十五
穎濱先生

論

鄧禹

鄧禹初以兵入關乘勝獨克關輔響震是時赤眉方入長安諸將豪傑皆勸禹徑乘其亂禹曰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兵銳未易當也盜賊群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非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希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變乃可圖也於是引兵北屯栒邑光武聞之敕禹以時進討禹固執前意磐桓不進明年赤眉西走扶風禹乃入長安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然卒不能定關中無功而歸蓋赤眉之亂光武欲急攻之禹欲緩取之議者見禹之敗因以禹為失計吾以為不然赤眉方疆急之實難緩之為得逮其自敗西走扶風而禹乘之猶能還兵敗禹而况其未走也哉如光

武之計蓋不知赤眉方疆而禹兵力不足若審知如此聽禹堅守北道時出撓之而使別將挾持其東東西蹙之磨以歲月而赤眉成擒矣禹之敗而西歸也與馮異相遇要異共攻赤眉異曰異與賊相遇且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颍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全計也禹又不從而敗由此觀之禹本計不失而帝不能用禹亦迫於君命不能自固耳

隗囂

智者爲國知所去就大義既定雖有得失不爲害也隗囂初據壠坻謙恭下士豪傑歸之刑政脩舉兵甲富盛一時竊據之中有賢將之風矣然聖公乘王莽之敗擁衆入關君臣貪暴不改盜賊之舊敗亡之勢匹夫匹婦皆知之矣而囂舉大兵束手稱臣違方望之言陷諸父於死地僅以身免及光武自河北入洛政修民附賢士滿朝群盜十去六七而囂懲既往之禍方擁兵自固爲六國之計謀臣去之義

士笑之而囂與王元王捷一二人以死守之始從聖公而不疑終背光武而不悔去就之計無一得者至於殺身亡國蓋不足怪也劉表專制荊州土廣民衆勢重於天下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二人皆求助於表表方晏然自守一無所與韓嵩說表曰兩雄相待天下之重在於將軍果欲有爲起乘其弊可也如其不然則將擇其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救見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立矣表猶豫不能用卒爲曹公所并隗囂劉表雍容風議皆有長者之譽然其敗也皆以去就不明失之不如張魯之庸敗亡之餘知所歸往猶能保其後嗣兵法有之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知彼而不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輒殆夫惟知彼知己而後知所去就哉

陳蕃

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故鷙鳥將擊必匿其形非以智御物而事不得不爾謀未發而使人知之未有

不殆者也陳蕃將與竇武共誅宦官蕃自謂外從人望內有德於實
后事無不克乃先事露章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爲欺乎天而
負乎人心言極意則群凶反禍不旋踵鈞此二者臣寧得禍不忍
欺天今道路詢詢皆言侯覽曹節公乘斬王甫鄭颺等與趙夫人諸
女尚書並亂天下若不急誅必生變亂傾覆社稷願出臣章宣示左
右令諸女知臣疾之太后不從聞者莫不震恐謀未及發曹節等矯
詔殺之時蕃七十餘矣聞難作將官屬門生八十餘人拔刃入承明
門攘臂大呼適遇王甫甫收殺之嗚呼天之將亡漢耶蕃一朝老臣
名重天下而猖狂寡慮乃與未嘗更事者比幾乎暴虎馮河死而無
悔者斯豈孔子所謂賢哉

李固

孔子謂顏子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用而不行則何
以利人舍而不藏則何以保身聖人之於天下理極於是而已陳
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宣淫於朝洩治疆諫以死春秋書之曰陳

殺其大夫洩治君雖無道而洩治亦名以爲無益於事而害其身君
子不爲也李固立於順桓之間內無愧於其心外無負於其人東漢
名臣如固一二人耳然事有可恨者冲帝之亡也固欲立清河王蒜
梁冀不從而立質帝質帝之亡也固復以清河王爲請與胡廣趙戒
同謀廣戒懼而中變固獨與杜喬爭之冀積怒憤發策免固而立桓
帝其後歲餘劉文劉鮪謀立清河王冀遂誣固與文鮪通謀殺之吾
竊怪固爲三公再欲立蒜而不克冀如豺狼疾之如仇讎獨一梁太
后知其賢欲宥之而不能固雖貪立賢君存漢社稷勢必無成矣一
舉不中奉身而去得免於禍斯已幸矣再更大變固守前議遲遲不
去以陷於大戮則固之死僅自取也不然如固之賢吾何間然哉

荀彧

荀文若之於曹公則漢高帝之子房也董昭建九錫之議文若不欲
曹公心不能平以致其死君子惜之或以爲文若先識之未究或以
爲文若欲終致節於漢氏二者皆非文若之心也文若始從曹公於

東郡致其策略以摧滅群雄固以帝王之業許之矣豈其晚節復疑而不子哉方是時中原略定中外之望屬於曹公矣雖不加九錫天下不歸曹氏而將安往文若之意以爲劫而取之則我有力爭之嫌人懷不忍之志徐而竅之我則無嫌而人亦無憾要之必得而免爭奪之累此文若之本心也惜乎曹公志於速得不忍數年之頃以致文若之死九錫雖至而禪代之事至子乃遂此則曹公之陋而非文若之過也

賈詡

曹公入荊州降劉琮欲順江東下以取孫氏賈詡言於公曰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聞兵勢盛矣若因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江東可以不勞衆而定也公不用其計以兵入吳境遂敗於赤壁夫詡之所以說曹公則李左車之所以說淮陰侯使乘破趙之勢傳檄以下燕者也方是時孫氏之據江東已三世夫國險而民附賢才爲用諸葛孔明以爲可與爲援而不可圖而曹公以劉琮待之欲

一舉而下之難哉使公誠用詡言端坐荊州使辯士持尺書結好於吳吳知公無并吞之心雖未即降而其不以干戈相向者可必也方是時劉玄德方以窮客借兵於吳吳既脩好於公其勢必不助劉而玄德固可蹙矣惜乎謀之不善荊州既不能守而孫劉皆奮孰謂曹公之智而不如淮陰侯哉其後公既降張魯下漢中劉曄勸公乘勝取蜀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今舉漢中蜀人震駭因其震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善治國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人既定憑險守要不可犯也公不從而反天下皆惜曄計之不用夫玄德之賢過於仲謀賈詡欲以文教懷仲謀而曄欲以虛聲下玄德其愚智蓋已遠矣彼曹公不用曄計豈非以詡言爲戒也哉春秋之際楚子重伐鄭晉欒武子救之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人以申息之師救蔡晉群帥皆欲戰智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謂武子曰吾來救鄭楚師不戰吾遂至於此既遷戮矣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若不能克爲辱已

甚不如還也遂全師而歸夫兵久於外狃於一勝而輕與敵遇我怠彼奮敗常十九古之習於兵者蓋知之矣

賈誦二

用兵之難蓋有休於外而動者矣力之所及而義不可君子不爲也義之所可而力不及君子不彊也魏文帝始受漢禪欲用兵吳蜀以問賈誦誦曰吳蜀雖蕞爾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群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帝不能用遂興江陵之役士卒多死是時帝始受禪欲以武功夸示四方貪得幸勝未暇慮兵敗勢屈之辱也魏多謀臣蓋必有知之者矣然皆莫敢言誦能言之可謂不怵於外矣晉末符堅擁百萬之衆耻吳會之未服欲一舉下之而不知晉之無釁謝安乘符堅之敗知中原之蕩析而不知江南之微弱勢必不能成大功故符堅至於失國而謝安至於喪師二人者皆耻不若

人怵於外之患也

羊祜

善爲國者必度其君可與共患難可與同安樂而後有爲故功成而無後憂晉厲公與楚共王爭鄭晉人知楚有可乘之隙欒武子爲政欲出兵擊之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范文子不欲請釋楚以爲外懼武子不能用夫文子非苟自安者也厲公侈而多嬖寵諸大夫富而凌上國有大功則君臣不相安亂之所自生也旣謀之不從出而遇楚猶欲避楚而歸旣勝反國曰亂將作矣吾不可以俟使其祝宗祈死逾年而厲公殺三郤立胥童欒書殺胥童弑厲公文子雖死而免於大難子孫與晉國相終始范蠡事越王勾踐反自會稽撫人民厲甲兵七年而殺吳王夫差歸未及國知越王之難與同安樂也扁舟去之卒免文種之戮若二子者可謂有先見之明矣范文子至於自殺范蠡至於逃亡而不顧何則所全者大也晉武帝旣受魏禪中原富彊群臣用命吳孫皓以淫虐失衆有亡國之釁晉人習於長

江之險以爲未可取也羊祜爲襄陽守知其不能久陳可取之計武帝納之祜又進王濬杜預以成滅吳之功後世皆稱其賢吾嘗論祜巧於策吳而拙於謀晉何以言之武帝之爲人好善而不擇人苟安而無遠慮雖賢人滿朝而賈充荀勗之流以爲腹心使吳尚在相持而不敢肆雖爲賢君可也吳亡之後荒於女色蔽於庸子踈賢臣近小人去武備崇藩國所以兆亡國之禍者不可勝數此則滅吳之所從致也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故人常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祜不慮此而銳於滅吳其不若范文子遠矣或曰吳滅而晉亂此天命非人事也而羊祜何罪焉吾應之曰爲國當論人事使祜不爲滅吳之計孫皓竄凶而死吳更立君則長江未可越也吳既不亡則晉之君臣厲精不懈是吳不滅而晉不亂也不猶愈於吳滅而晉亂乎祜之將死也武帝欲使卧護諸將祜曰滅吳不須臣自行但吳平之後當勞聖慮耳推祜此言蓋亦憂在乎吳矣憂在乎吳而勇於滅吳其不若范文子遠矣

王衍

聖人之所以御物者三道一也禮二也刑三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禮與刑皆器也孔子主於周末內與門弟子言外與諸侯大夫言言及於道者蓋寡也非不能言謂道之不可以輕授人也蓋嘗言之矣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夫道以無爲體而入於群有在仁而非仁在義而非義在禮而非禮在智而非智惟其非形器也故目不可以視而見耳不可以聽而知惟君子得之於心以之御物應變無方而不失其正則所謂時中也小人不知而竊其名與物相遇輒捐理而徇欲則所謂無忌憚也故孔子不以道語人其所以語人者必以禮禮者器也而孔子必以教人非吝之也蓋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由禮以達其道而小人由禮以達其器由禮以達道則自得而不眩由禮以達器則有守而不狂此孔子之所以寡言道而言禮也若其下者視之以禮而不格然後待之以刑辟三者具而聖人之所以御物者盡矣三代已遠漢之儒者雖不聞道而猶

能守禮故在朝廷則危言在鄉黨則危行皆不失其正至魏武始好
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始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相乘不已而虛
無放蕩之論盈於朝野何晏鄧颺導其源阮籍父子漲其流而王衍
兄弟卒以亂天下要其終皆以濟邪佞成淫慾惡禮法之繩其姦也
故蔑棄禮法而以道自命天下小人便之君臣奢縱於上男女淫泆
於下風俗大壞至於中原為墟而不悟王導謝安江東之賢臣也王
導無禮於成帝而不知懼謝安作樂於期喪而不受教則廢禮慕道
之俗然矣東晉以來天下學者分而為南北南方簡約得其精華北
方深蕪窮其枝葉至唐始以義疏通南北之異雖未聞聖人之大道
而形器之說備矣上自郊廟朝廷之儀下至冠昏喪祭之法何所不
取於此然以其不言道也故學者小之於是捨之而求道宜冥而不
可得也則至於禮樂度數之間字書形聲之際無不指以為道之極
然反而察其所以施於世者內則讒諛以求進外則聚斂以求售廢
端良聚苟合杜忠言之門闢邪說之路而皆以詩書文飾其為要之

與王衍無異嗚呼世無孔子孟使揚墨塞路而莫之闢吾則罪人爾矣

王導

西晉之士借通達以濟淫慾風俗既敗夷狄乘之遂喪中國相隨渡
江而此風不改賢者知厭之矣而不勝其衆俗亂於下政弊於上而
莫能正也東晉之不競由此故耳是時王導為相達於為國之體性
本寬厚容衆衆人安之然生於衍澄之間不能免習俗之累喜通而
疾介能彌縫一時之闕而無百年長久之計也更二大變幾至亡國
元帝之世王敦擁兵上流有無君之心劉隗刁協剛介狷淺見信於
帝專以法繩公卿而深疾王氏恣橫敦遂起兵以誅君側為辭兵再
犯闕幸而敦死元明既沒成帝幼弱庾亮輔政任法以裁物復失人
心蘇峻擅兵歷陽多納亡命專用威刑亮知峻必為亂以大司農召
之衆人皆知不可而亮不聽遂與祖約連兵內向塗炭京邑此二釁
者皆導之所不欲而隗亮不忍以速其變以隗亮為是耶敦峻之禍
發不旋踵以導為是耶使人主終身含垢何以為國魯自宣公政在

季氏更三世至昭公不能忍將攻之子家羈曰捨民數世求以克事不可必也公不從而出隗亮之敗則昭公之舉也齊景公以貪暴失民田氏以寬惠得衆公問於晏嬰求所以救之嬰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歎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嬰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晏子知之而景公不能用田氏遂代呂氏蓋大家世族爲患於其國常若心腹之疾必與人命相持爲一攻之以毒藥劫之以鍼石病若不去命輒隨盡非良醫賢臣未易處也子產爲鄭國小而偏族大多寵子產患之有事伯石賂以其邑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太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以予之又使爲卿以次已位鄭乃少安及其久而政成大人之忠儉者從而予之泰侈者因而斃之逐豐卷戮子哲鄭乃大治如導所爲知賂伯石以全其始矣未知子忠儉斃泰侈以成其終也以爲賢於隗亮則可以論晏子子產則遠矣

祖述

敵國相圖必審於彼已將疆敵弱則利於進取將弱敵疆則利於自守違此二者而求成功難矣東晉渡江以江淮爲境中原雖屢有變而南兵不出出亦無功皆夷狄自相屠滅而已石勒之死也庾亮爲北伐之計石虎之老也庾翼爲徙鎮之役皆無成而死及符堅之敗謝安父子乘戰勝之威有席卷之意終以兵將奔潰無尺寸之得其後宋文自謂富疆以兵挑元魏梁武志於并吞失信於高氏陳宣乘高氏之衰攘取淮南皆繼之以敗亡何者東西地薄兵脆將非命世之雄其勢固如此也方石虎之斃中原大亂晉人皆謂北方不足復平而蔡謨獨以爲憂或問其故謨曰夫能順天奉時濟六合於草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今諸人皆不辦此必將經營分裂疲人以逞

才不副意徒使財單力竭終將何所至哉吾見韓盧東郭俱斃而已矣至哉此言實當時好事者之病也自江南建國惟栢溫東討慕容西征符堅兵鋒所及敵人震動及宋武破廣固陷長安所至蕩定有弔伐之風此二人者誠非常將也然栢溫終以敗衄不能成大功宋武志在禪代未能定秦狼狽而反而况其下者乎惟晉元帝初定江南未遑征伐祖逖言於帝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夷狄乘釁毒流中原耳遺黎既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誠能奮威命將使若逖等為之統主郡國豪傑必有應者沉溺之士喜於來蘇庶幾國耻可雪也帝以逖為豫州刺史使進屯淮陰逖兵力甚弱乃鑄造兵器招合離散稍誅鉏叛渙復進據譙然未嘗為深入計也石勒遣兵攻逖逖輒就破其衆每於兵間勤身節用禮下賢俊懷撫初附專以恩信接人不尚詐力故人爭為之用自黃河以南盡為晉土雖石勒之疆不敢以兵窺其境逖母葬成臯勒使人修其墓復遣使通好且求互市逖不答其使而許其市通南北

符堅

之貨多獲其利方將經略河北而帝使戴若思擁節直據其上逖快不得志死蓋敵疆將弱能知自守之為利者惟逖一人夫惟知自守之為進取而後可以言進取也哉

符堅王猛君臣相得以成伯功雖齊威管仲不能過也猛之將死也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吳越然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羗虜我之仇讐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寧社稷言終而死堅不能用卒大舉伐晉敗于淝上歸未及國而慕容垂叛之既反國而姚萇叛之地分身死終斃於二人之手故後世皆多猛之賢而咎堅之不明吾嘗論之堅雖有霸者之略而懷無厭之心以天下不一為深耻雖滅燕定蜀并秦涼下西域而其貪未已兵革歲克而不知懼也晉雖微弱謝安栢冲為之將相君臣相安民未患晉而欲以力取之稽之天道論之人情雖內無垂萇之釁而堅之敗必不免矣然堅以夷狄之餘而有帝王之度其滅慕容姚也

收二姓之子弟錄其才能而官使之布滿中外凡其舊臣無不疑者若以世俗言之則以漸除之如猛之計得矣若以帝王之事言之則堅之意未必過也大雅之稱文王曰殷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鬯文王用人其廣如此而堅何尤焉德雖不若文王而竊慕焉顧其所以處之如何耳文武既沒周公成王之際殷之遺孽猶與管蔡間周之隙曰予復反鄙我周邦故周公克殷改封微子于宋而遷其頑民於洛邑保釐東郊作多士而撫寧之所以慮其變者至矣至君陳畢公皆迭居成周而董帥之故康王之命畢公曰周公必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然猶曰邦之安危惟茲殷士由此觀之文王之用殷人豈苟然而已哉今堅畜養豺虎于其腹心而貪心務勝不顧其後宜其斃於垂葢也哉使堅信猛之策南結鄰好戢兵保境與民休息雖有垂葢百人安能動之文王雖未可觀然亦非王猛之所及矣

卷終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五十六

穎濱先生

論

狄仁傑

母后臨朝據人君之地而私其親有志之士將欲正之常患不克漢呂后欲王諸呂王陵以高帝舊約爭之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皆之不可言雖直不見省陵幸而不死亦廢不用唐武后廢廬陵王立豫王豫王雖在位未嘗省天下事徐敬業為之起兵於外裴炎爭之於內皆不旋踵為戮何者位尊權重臣下無所柰何勢必至此也惠帝之亡也陳平聽張辟疆計封王諸呂呂后安之故平與周勃得執將相之柄以伺其間後復聽陸賈文歡周勃將相之權不分故周勃得入北軍左袒一呼而呂氏以亡豫王既立武后革命稱帝追尊祖考封王子弟戕殺天下豪俊志得氣滿以為武氏有泰山之安矣狄仁傑雖為宰相而未嘗一言及后欲以三思為太子訪之大臣仁

傑乃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頃匈奴犯邊陛下使三思募士逾月不
及千人及使廬陵王不旬浹得五萬人今欲立嗣非廬陵不可后怒
罷議久之復召問曰朕數夢陸不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
意者天以此儆陛下耶文皇帝身蹈鋒刃百戰以有天下傳之子孫
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餘年矣又欲以三思
爲後且母子與姑姪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血食於太廟
三思立廟無祔姑之禮后感悟即日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而
立之蓋王陵裴炎迎禍亂之鋒欲以一言折之故不廢則死陳平狄
仁傑待其已衰而徐正之故身與國俱全惟吕后無子親止於姪故
沒身而後變武后有子母子之愛人情之所同故老而自復由此觀
之陳狄之所以成功者皆以緩得之也然廬陵既立而張易之昌宗
未去仁傑猶置之不問復授之張柬之俟其惡稔而後取豈以禍亂
之根生於母子之間不如是則必至於毀傷故耶老氏有言將欲歛
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疆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
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彊魚不可以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
以示人二公得之矣

姚崇

唐史官稱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
斯言固二人之所長也然應變者要不失正而後可孟子有言所惡
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
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唐玄宗豪俊之
君也而崇復以豪俊事之方其君臣遇合天下事迎刃而解若無足
爲者雖然以水濟水後將有不可食者開元四年天下大蝗民祭且
拜之坐視食苗而不敢捕崇奏遣御史爲捕蝗使分道殺蝗群臣多
不以爲然帝亦疑之而崇行之愈力蝗亦爲息捕蝗雖古之遺法然
遇災而懼修德以答天變古之正道也崇置之不言而專以捕爲事
已可疑矣旣而崇所親吏趙誨以賊死崇懼還政時帝將幸東都而
太廟屋壞宰相宋璟蘇頲皆言三年喪未終不可巡幸壞壓之變天

戒也請罷東巡修德以答至譴帝以問崇崇曰此符堅故殿也山有
朽壤而崩木蠹而折理無足怪但壞興行會非緣行而壞也今關中
無年餽餉勞弊出幸東都所以爲人非爲已也百司已戒供擬已具
請車駕即東而遷神主太極殿更作新廟此大孝也帝用其言崇由
此復相開元末帝在東都欲還長安裴耀卿等皆言農人場圃未畢
須冬可還李林甫獨曰二都本東西宮耳車駕往來何用待時假令
妨農獨赦所過租賦可也帝大悅即駕而西崇建東幸之計林甫獻
西還之議其意同耳孰謂崇獨賢乎從崇之議使人君上不畏天戒
中不敬宗廟下不卹人言三者皆忠臣之所諱而崇居之不疑何哉
其後崇璟既沒玄宗愈老愈輕蔑群臣方任張九齡而廢太子瑛用
牛仙客則聽李林甫方嬖楊國忠而縱安祿山則用輔瓊琳專以適
已爲悅類崇有以啓之也故吾謂開元之治雖出於崇而天寶之亂
亦崇之所自致此人臣之至戒也

宇文融

開元之初天下始脫中睿之亂玄宗厲精政事姚崇宋璟彌縫其闕
而損其過庶幾貞觀之治矣在易天下雷行物與無妄開元之初無
妄之世也無妄之爲言無一不正之謂也君子之處此也亦全其大
正而畧其小不正而已蓋詳其小必廢其大古語有之銖銖而稱之
至石必差寸寸而量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故無妄之二
曰不耕穫不菑畚則利有攸往其三曰無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
得邑人之災其五曰無妄之疾勿藥有喜夫必耕而後穫必菑而後
畚小人之所謂無妄也而君子不然於義可穫不必其所耕也於道
可畚不必其所菑也然後無所不行今有失牛於此得之者行人也
而責得於邑人其意亦以求無妄也而邑人罹其橫故無妄之疾雖
勿藥可也藥之其損或有甚於病者開元之初雖號富庶而戶口未
嘗升降監察御史宇文融得其隙而論之請治籍外羨田逃戶命攝
御史分行括實玄宗喜之朝臣莫敢言其非者惟陽翟尉皇甫憬戶
部侍郎楊瑒以爲籍外取稅百姓困弊得不償失而二人皆坐左遷

諸道所括凡得客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然州縣希旨多張虛數以
正田爲羨編戶爲客歲終籍錢數百萬緡其名似是而實失民心淺
言之則失在求詳深言之則失在貪利時帝方以耳目之奉責得於
人行之不疑於是群臣爭爲聚斂以迎侈心天寶之亂實始於此吾
觀近世士大夫多有此病賢者不忍天下有小不平而欲平之小人
僥倖其利以爲進取之計故天下每每多弊宰相李沆近世之賢相
也嘗言吾在朝廷十有餘年無功可紀惟四方之言利者未嘗有一
施行持此聊以報國古之善言醫者患醫之難以爲有病不服藥常
得中醫蓋良醫不可必得而愚醫舉目皆是愚醫類能殺人而不服
藥者未必死李公之言蓋類此也

陸贄

昔吾先君博觀古今議論而以陸贄爲賢吾幼而讀其書其賢比漢
賈誼而詳練過之贄始以從官事唐德宗老而爲宰相從之出奔而
與之反國彌縫其闕而濟其危亡比其老也功業定矣而卒斃於裴

延齡之手其故何也孔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常不可以作巫醫
善夫不常其德或承之蓋贄以有常之德而事德宗之無常以巫醫
之明而治無常之疾是以承其羞耳帝即位之初好名而貪功河朔
三叛父子相襲三十年矣帝將以天下之力勝之田悅驚疑而起宋
滔王武俊和之帝使馬燧李抱真李芑三將往迎其鋒勝負之勢未
決也帝急於成功復使李晟出禁衛之兵李懷光舉朔方之衆五將
萃於魏郊而淮西李希烈乘間而起兵連禍結常賦所不能贍於是
爲之抽貫筭間假貸商賈空內以事外關中已亂而帝不知也贄曰
今兩河淮西爲禍亂之首者獨四五凶人而已臣料其間必有旁遭
誣誤內畜危疑而計不能止者未必能處心積慮果於僭逆也而况
脅從之黨乎陛下若能招懷以禮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久
人知獲免則誰願復爲惡者縱有野心難馴臣知從化者必過半矣
帝猶意西師可以必克忽其言不用未幾而涇原叛卒之變起倉皇
避寇半年而歸帝亦老而厭兵矣於是行一切之政專以姑息涵養

潘鎮凡節度使死將佐之得士心者皆就命留後雖以篡奪請命者亦如之宣武劉士寧以暴慢失衆其將李萬榮因其出畝閉門逐之帝將命以其位贄曰如士寧之惡萬榮棄而違之可也討而逐之可也惟伺隙而篡取其位則不可何者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加之罪誰無辭者若使傾奪之徒輒得其處則四方諸將無復安者矣且萬榮構亂之日諸郡守將固非其同謀也一城士衆亦未必皆其黨也方成敗逆順之勢交戰於中其肯捐軀與之同惡乎今若選命賢將降詔軍中獎萬榮撫定之功別加寵任褒將士輯睦之義例賜恩賞使衆知保安則誰肯復助其亂萬榮縱欲跋扈勢亦無所至矣帝方苟安無事竟亦不許由此觀之帝常持無常之心故前勇而後怯贄常持有常之心故勇怯各得其當然其君臣之間異同至此雖欲上下相保不可得矣會昌中盧龍諸將連害帥臣最後張絳殺陳行泰宰相李德裕以爲河朔請帥皆報下太速故軍得以安若稍緩之必且有變旣而回鶻烏介可汗擾天德塞軍使張仲武請以本軍擊之

德裕問知仲武可用言之武宗舉以爲帥張絳旣爲其下所殺而仲武遂以功名終德裕之謀則贄之故智也然帝之出也以陳京趙贊而贄之逐也以程昇裴延齡其禍皆出於聚斂之臣贄之賢非不知也帝歸自興元贄因事言曰齊威公自莒入齊伯業旣成而管仲以不忘在莒爲戒衛獻公自齊還衛諸大夫逆諸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逆於門者頷之而已戒心之易忘而驕心之易生齊衛之君陛下之蒼龜也贄言雖切而帝終不改吾以爲使贄反國而爲鴟夷子皮浮舟而去則其君臣之間超然無後患然後可以言智也哉

牛李

唐自憲宗以來士大夫黨附牛李好惡不本於義而從人以喜愠雖一時公卿將相未有傑然自立者也牛黨出於僧孺李黨出於德裕二人雖黨人之首然其實則當世之偉人也蓋僧孺以德量高而德裕以才氣勝德與才不同雖古人鮮能兼之者使二人各任其所長而不爲黨則唐末之賢相也僧孺相文宗幽州楊志誠逐其將李載

義帝召問計策僧孺曰是不足為朝廷憂也范陽自安史後不復係
國家休戚前日劉總納土朝廷糜費且百萬終不能得斗粟尺布以
實天府俄復失之今志誠猶向載義也第付以節使捍契丹彼且
自力不足以逆順治也帝曰吾初不計此公言是也因遣使慰撫之
及武宗世陳行泰殺史元忠張絳復殺行泰以求帥德裕以為河朔
命帥失在太速使姦臣得計遷延久之擢用張仲武而絳自斃僧孺
以無事為安而德裕以制勝為得此固二人之所以異較之德裕則
優矣德裕節度劍南西川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降維州西南要地
也是時方與吐蕃和親僧孺不可曰吐蕃綿地萬里失一維州不害
其疆方今議和好而自違之中國禦戎守信為上應變次之彼若來
責失信贖普牧馬蔚茹川東襲汧隴不三日至咸陽雖得百維州何
益帝從之使德裕反降者吐蕃族誅之德裕深以為恨雖議者亦不
直僧孺然吐蕃自是不為邊患幾終唐世則僧孺之言非為私也帝
方用李訓鄭注欲求奇功一日延英謂宰相公等亦有意於太平乎

何道致之僧孺曰臣待罪宰相不能康濟天下然太平亦無象今四
夷不內侵百姓安生業私室無疆家上不壅蔽下不怨讟雖未及全
盛亦足為治矣而更求太平非臣所及也退謂諸宰相上責成如此
吾可久處此耶既罷未久李訓為甘露之事幾至亡國帝初欲以訓
為諫官德裕固爭言訓小人咎惡已著決不可用德裕亦以此罷去
二人所趣不同及其臨訓注事所守若出於一人吾以是知其皆偉
人也然德裕代僧孺於淮南訴其乾沒府錢四十萬緡質之非實及
在朱崖作窮愁志論周秦行紀言僧孺有僭逆意悻然小丈夫之心
老而不衰也始僧孺南遷於循老而獲歸二子蔚叢後皆為名卿德
裕沒於朱崖子孫無聞後世深悲其窮豈德不足而才有餘固天之
所不予耶

郭崇韜

國無釁而後可以伐人冒釁以伐人敵無釁則已受其災敵有釁則
我與敵皆斃楚靈王殘民以逞舉思亂之民以伐吳吳不可動而棄

疾攻之若升虛邑靈王遂死於外齊潛王貪而好勝不知宋之不可
攻而忘齊國之既病燕師乘之遂以失國自古冒釁以攻人其禍如
此矣唐莊宗勇而善戰與梁人夾河相攻十戰九勝涉河取鄆不十
日而克梁威震諸國五代用兵未有神速若此者也然其克敵之後
幸一日之安沉湎聲色之虞宦官伶人交亂其政府庫之積罄於耳
目之奉民怨兵怒國有土崩之勢而不知也一時功臣皆武夫崛起
未有識安危之機者惟樞密使郭崇韜智勇兼人知其不可力言而
不見聽求去而不見許中外佞倖視之仄目崇韜深病之矣時方欲
伐蜀崇韜欲立大功爲自安之計議以魏王繼岌爲元帥而已爲之
副將兵六萬以出兵不逾時而克成都降王衍料敵制勝之功可謂
盛矣然崇韜知蜀之易與而不知唐之已亂挈其良將勁兵西行數
千里雖立大功而不免讒死於蜀征蜀之兵未還而趙在禮爲亂河
朔明宗北征遂與在禮皆反帥兵南向克汴入洛遂無一人能禦之
者向使西師不出蜀雖未下而京師有重兵崇韜不死河朔叛臣心
冒釁以伐人蹈齊潛之禍而以爲安惜其有智而未始學也

馮道

馮道以宰相事四姓九君議者譏其反君事讐無士君子之操大義
既虧雖有善不錄也吾覽其行事而竊悲之求之古人猶有可得言
者齊威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又從而相之子貢以爲不
仁問之孔子孔子曰管仲相威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至于今受其
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
而莫之知也管仲之相威公孔子既許之矣道之所以不得附於管
子者無其功耳晏嬰與崔杼俱事齊莊公杼弑公而立景公晏子立
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
也乎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凌民社稷是主臣君
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
若爲已死而爲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

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卒
事景公雖無管子之功而從容風議有補於齊君子以名臣許之使
道自附於晏子庶幾無甚愧也蓋道事唐明宗始爲宰相其後歷事
八君方其廢興之際或在內或在外雖爲宰相而權不在已禍變之
發皆非其過也明宗雖出於夷狄而性本寬厚道每以恭儉勸之在
位十年民以少安契丹滅晉耶律德光見道問曰天下百姓如何救
得道顧夷狄不可曉以莊語乃曰今時雖使佛出亦救不得惟皇帝
救得德光喜乃罷殺戮中國之人賴焉周太祖以兵犯京師隱帝已
沒太祖謂漢大臣必相推戴及見道道待之如平日太祖常拜道是
日亦拜道受之不辭太祖意沮知漢未可代乃立湘陰公爲漢嗣而
使道逆之於徐道曰是事信否吾平生不妄語公毋使我爲妄語人
太祖爲誓甚苦道行未返而周代漢篡奪之際雖賁育無所致其勇
而道以拜跪談笑却之非盛德何以致此而議者黜之曾不少恕甚
矣士生於五代立於暴君驕將之間日與虎兇爲伍棄之而去食薇

蕨友麋鹿易耳而與自經於溝瀆何異不幸而仕於朝如馮道猶無
以自免議者誠少恕哉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五十六

三才圖會



